

风流女大使

(美) 西德尼·谢尔顿
吴力励

北岳文艺出版社

风流女大使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吴力励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32

1980年10月第1版

印数:1—

ISBN

1.425

序 幕

芬兰 佩尔霍

会议在一间不受自然气候影响的舒适的小屋里举行，那是在距赫尔辛基二百英里处靠近俄国边界的一个偏僻林区。这个委员会西方分部的成员们谨慎地以不规则的时间间隔到来。他们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由芬兰国务院某位地位颇高的部长暗中安排，在他们的护照上并没有入境记录。他们一到，武装警卫就护卫着他们走进那间小屋。当最后一位客人出现以后，小屋的门被锁上了，警卫们在一月凶猛的寒风中站好位置，小心提防着任何不速之客侵犯的迹象。

长方形会议桌边就座的成员们都很有权势，在他们各自的政府的审议会中地位很高。以前他们在不象这样秘密的地点碰过头，他们互相信任，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出于附加的保安措施，每个人都被指定了一个代号。

会议持续将近五个小时，讨论十分热烈。

最后，主席认为到了要大家表决的时间，便站起来，冲坐在他右边的人说，“西古德？”

“同意。”

“奥丁？”

“鲍尔德？”

“我们行动得太仓促了。如果这件事暴露，我们的性命就——”

“请说同意还是反对？”

“反对……”

“弗雷尔？”

“同意。”

“西格蒙德？”

“反对。那危险。”

“索尔？”

“同意。”

“泰尔？”

“同意。”

“我投赞成票。这个决定通过了。我会通知头领的，到下次开会时，告诉你们他推荐的最有资格去执行这一会议的人选。我们仍需遵守一贯的预防措施，以二十分钟的间隔离开。谢谢你们，各位先生。”

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后，这间小屋空无一人了。一伙人走近小屋熟练地用煤油把它点着了。饥饿的狂风舔食着那红色的火焰。

等佩尔霍的消防队赶到现场时，能看到的就只有嘶嘶作响的余烬在雪地上勾出的小屋的轮廓了。

消防队长的助手走近灰烬，弯下身去，闻了闻。“煤油。”

他说，“纵火。”

消防队长凝视着废墟，疑惑不解。“真奇怪，”他咕哝着。

“什么？”

“上星期我在这片林子打过猎。那时这儿根本没有小屋。”

内容提要

美国著名作家谢尔顿的小说为我国广大读者所喜爱，《风流女大使》是谢尔顿的又一部名著。

小说描写女大学教授风流倜傥，才学出众。她撰写的有关国际形势的论文引起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的重视，派她出任美国驻某国大使，推行新的和平政策。谁知她走马上任之后，却觉得被安排做她的第一助手的外交官在工作中处处给她设置障碍。厄运接踵而至，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在异国，这位女大使又似乎是偶然地结识了一名法国医生。两情绵绵相随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不久，这位医生也突然死去了。与她的“爱情风波”相伴随，许多有关人员死于非命，甚至她本人也险些遭到暗害。后来发现其中一些血案是巴西第一杀手安吉尔所为，而且在幕后还有一只黑手，竟是她所熟识的一个人，而她一直怀疑的一些人却原来是她的保护者……

我们都是牺牲品，安塞尔莫。我们的命运是由骰子包罗万象的一下翻滚，由来自众多天体的狂风，由从上帝的风车刮来的飘忽不定的命运的微风决定的。

—— H.L.迪特里希
《最后的命运》

第一章

华盛顿

斯坦顿·罗杰斯命里注定要当美国总统。他是个具有领袖的超凡魅力的政治家，对于赞成他的公众是很引人注目的，而且有一些很有权势的朋友支持他。对于罗杰斯来说不幸的是，他的性欲和他的仕途搅在了一起。或者，按华盛顿的有识之士们的说法：“老斯坦顿乱搞使自己丢掉了总统的宝座。”

倒不是斯坦顿·罗杰斯自以为是个卡萨诺瓦^①。相反，在那次决定命运的卧室越轨行为之前，他一直是个模范丈夫。他漂亮，富有，在通往世界上最显要位置的路途中，他从没把别的女人挂在心上，尽管他有种种机会瞒过他的妻子。

也许更有嘲讽意味的是：斯坦顿·罗杰斯的妻子伊莉莎白，喜欢交际，美丽，聪慧，他们两个人几乎在所有的事情

①卡萨诺瓦（1725—1798）：著名的喜欢追逐女性的意大利作家。——译者注。

上都有共同的兴趣；而罗杰斯在大肆渲染的离婚之后，爱上并终于与之结婚的那个女人芭芭拉，比斯坦顿大五岁，长着令人愉快的面孔，却并不漂亮，而且看去似乎两人毫无共同之处。斯坦顿是个喜欢体育运动的人，而芭芭拉讨厌所有方式的运动。斯坦顿广泛交际，而芭芭拉爱单独和丈夫在一起或是招待个小团体。最使那些了解斯坦顿·罗杰斯的人们惊奇的是，两人政治背景的差异。斯坦顿是自由党人，而芭芭拉却在一个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家庭中长大。

斯坦顿最亲密的朋友保罗·埃利森曾劝过他，“你一定是精神不正常了，好朋友！你和莉兹作为美满的一对，简直是《迪斯尼大全》中的人物。你不能为了一次露水姻缘使它破裂。”

斯坦顿·罗杰斯简洁地回答说，“别说了，保罗。我爱芭芭拉。我一离婚，就和她结婚。”

“你知道这会给你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国家的婚姻有一半是以离婚告终的。它什么影响也不会造成。”

结果证明他是个糟糕的预言家。他那闹得不可开交的离婚成了新闻界的甘露，那些专说闲话的报纸，用幽会的安乐窝的照片和描述，尽可能地把它渲染得耸人听闻。这些报纸竭力使这个故事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那些支持斯坦顿·罗杰斯做总统的有权势的朋友不声不响地消失了。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清白的骑士，他就是保罗·埃利森。

选择埃利森是很稳妥的。尽管他没有斯坦顿·罗杰斯的漂亮容貌，也没有他那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但他聪明，讨

人喜欢，有很合适的背景。他身材矮小，相貌端正，蓝色的眼睛显示着坦率。他和一个钢铁大王的女儿结婚已经十年，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他和艾丽丝是一对众所周知的热情可爱的夫妇。

和斯坦顿·罗杰斯一样，保罗·埃利森上过耶鲁，毕业于哈佛的法学院。两个人一起长大。在南安普敦，两家度夏的别墅紧挨着，两个男孩子一起游泳，组织棒球队，以后又双双同女孩子约会。在哈佛，他们同班。保罗·埃利森学习成绩很不错，但是明星学生是斯坦顿·罗杰斯。斯坦顿·罗杰斯的父亲在华尔街一间有名的法律事务所中是位颇有声望的合伙人，斯坦顿夏天在那儿工作的时候，他也为保罗找了项差事。一走出法学院，斯坦顿·罗杰斯的政治星座便开始闪烁着上升；如果说他是彗星的话，保罗·埃利森只不过是那条尾巴。

离婚使一切都改变了。现在斯坦顿·罗杰斯倒变成了保罗·埃利森的附属物。通向峰顶的小道延续了将近十五年时间。参院选举中埃利森头一次失败了，但接下来的一次他获得了胜利，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成了一个能言善辩的立法者。很受公众喜欢。他与政府中的浪费现象和华盛顿的官僚主义展开斗争；宣称自己是代表平民的政党的成员。赞成缓和国际局势。他受到邀请，为现任总统发表竞选连任的演说。那是一番极为出色的感人演说，使所有的人突然对提名关心起来。四年之后，保罗·埃利森当上了美国总统。他的第一项任命是，斯坦顿·罗杰斯为总统外交事务顾问。

那次电视转播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世界正在变为一个

全球村落的想法成了现实。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被卫星传送到了一百九十多个国家。

在“黑公鸡”——华盛顿的一个新闻记者们的聚集处，为《华盛顿邮报》工作的老练的政治记者本·科恩，和四个同事一起坐在一张桌旁，正从放在酒吧柜台上的大电视机中观看就职典礼。

“这个狗崽子让我输掉五十块钱，”一个记者抱怨说。

“我警告过你，别赌埃利森不会获胜，”本·科恩责备说。“他掌握了那个魔法，小子。你得相信这一点。”

摄像机的镜头摇向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拥挤的人群，他们蜷缩在大衣里抵御着一月刺骨的寒风，从安置在演讲台周围的扬声器里倾听着这次典礼。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贾森·默林宣读完就职誓言，新总统和他握了握手，向麦克风走去。

“看街上那些把屁股都冻掉了的傻瓜，”本·科恩评论着。“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像正常人那样，待在家里从电视里看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正在创造历史，朋友们。有朝一日，那里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他们的子孙，保罗·埃利森宣誓就职那天他们在场。他们还会吹牛说，我离他近极了，我都可以摸着他。”

“你是个愤世疾俗的人，科恩。”

“而且为此自豪。世界上所有的政客都出自同一糕点模子。他们都是为能从中捞到的好处而参与其中。正视这一点吧。伙计们，我们的新总统是个自由党人，而且是个理想主

义者。那足以给任何聪明人带来可怕的事物了。我对一个自由党人的定义是，一个坚定地把屁股粘在棉絮上的人。”

事实上，本·科恩并不像听起来的那样愤世疾俗。他从一开始就报道了保罗·埃利森的生涯，尽管一开始他真是并没有受到感动，但是随着埃利森在政治的阶梯上向上爬，本·科恩开始改变了看法。这个政治家根本就不是个唯唯诺诺的人。他是一片柳树林中的一棵栎树。

外面突然下起冷冰冰的大雨。本·科恩希望，这坏天气不是未来四年的一个凶兆。他把注意力转回到电视机上。

“美国总统的职位是一只由美国人民点燃的火炬，每隔四年，便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这只交托给我照管的火炬是最有力的武器。我们知道，它是强有力的，强到足以烧毁整个文明，但它也可以成为一座为我们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们照亮未来的灯塔。我们需要进行选择。今天我不仅是在向我们的同盟国讲话，也是在向苏维埃阵营中的那些国家讲话。现在我对它们说，我们即将步入的二十一世纪，不再存在任何对抗的余地了，我们必须努力使一个世界的理想成为一种现实。任何其它的选择，只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没有一个国家能从中逃脱。我充分地意识到存在于我们和铁幕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但是在这一任期内最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在鸿沟之上架起不可撼动的桥梁。”

他的话带着衷心的、深沉的诚意回响着。他是那个意思，本·科恩想。我希望没有人暗杀这个家伙。

堪萨斯州的间克申城，凄凉，阴冷。是个该围着大肚火炉取暖的日子，雪下得很大，六号高速公路上的能见度几乎

是零。玛丽·阿什利驾着她的旧旅行汽车谨慎地向高速公路的中央开去，扫雪机已经开始在那里工作。这场暴风雪使她不能按时去教她的课了。车慢慢地行驶着，她小心翼翼免得车打滑。

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总统的声音：“……在政府和民间有许多人都坚持美国应该修建更多的护城壕，而不是桥梁。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再不能给我们或我们的孩子造就一种受到全球性对抗和核战争威胁的未来了。”

玛丽·阿什利想：保罗·埃利森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我真高兴投了他的票。

大雪犹如一股眩目的白色旋风，她握紧了方向盘。

在圣克鲁瓦，炎热的太阳正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照耀着，亨利·兰兹压根儿也不打算到外面去。他正在屋里享受着极大的乐趣。他躺在床上，赤裸着，被多利姐妹夹在中间。兰兹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她们不是真正的姐妹。阿内特是个高个子，生着浅黑色皮肤，萨莉也是个高个子，却是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人。她们是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亨利·兰兹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她们两个对于她们做的事都很在行。她们正使兰兹快乐得大声呻吟着。

在这个汽车游客旅馆房间的一角，总统的形象在电视机里闪烁不定。

“……因为我相信，通过双方真正善意的对话，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东柏林周围的混凝土墙和笼罩着其它苏联卫星国的铁幕必须坍塌。”

萨莉停下她的动作问，“你想让我把那讨厌的东西关上

吗，宝贝儿？”

“别管它。我想听听他有什么要说的。”

阿内特抬起了头。“你投票选他了吗？”

亨利·兰兹叫了起来，“嘿，你们两个，继续干呀。”

“正如你们知道的，三年以前，B国总统逝世时，B国断绝了和美国的外交关系，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和B国政府和它的总统亚历山德罗斯·约内斯库进行了接洽，他已经同意重新建立和我们国家的外交关系了。”

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欢呼。

亨利·兰兹突然挺身坐了起来，结果阿内特的牙狠狠咬了他。“耶稣基督！”兰兹尖叫着。“我已经做过手术了！你他妈的想干什么？”

“你干吗动呢，宝贝儿？”

兰兹没有听见她的话。他的目光紧盯着电视机。

“我们首先要做的官方决议之一，”总统说，“将是派一位大使到B国去。而那仅仅是个开端……”

在B国首都，正是晚上。冬日的天气出人意料地变得温暖柔和起来，市场的关门很晚的商店门前街道上挤满了排队购买东西的市民。

B国总统亚历山德罗斯·约内斯库与六名随从围着坐在胜利大街上古老的佩莱斯宫中他的办公室里，通过一台短波收音机听着那个广播节目。

“……我不打算就此止步，”美国总统说。“阿尔巴尼亚在一九四六年断绝了和美国的所有外交关系。我打算重新恢复一切关系。此外，我还打算加强我们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

伐克，和东德的外交关系。”

收音机里传来欢呼和鼓掌的声音。

“派遣我们的大使到 B 国去，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人民之间进行交流的运动的开端。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所有的人类曾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正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以及一种最终的共同的命运。让我们记住吧，我们面临的共同的问题要大于将我们分开的问题，而且将人们分开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在巴黎郊外的讷伊一座重兵把守的别墅里，B 国的革命领导人马林·格罗扎，正在看第二电视台节目上的美国总统。

“……现在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要在那些国家里寻求最好结果。我一定竭尽全力。”

掌声足足持续了五分钟。

马林·格罗扎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我们的时机到了，列夫。他真是那个意思。”

他的保安头目列夫·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这不会帮约内斯库的忙吗？”

马林·格罗扎摇摇头。“约内斯库是个暴君，所以最终，什么都不会对他有帮助的。但是我在选择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过去我试图推翻约内斯库可失败了。我绝不能再失败。”

皮特·康纳斯并没喝醉——不象他打算的那样醉。他喝了将近一瓶威士忌，这时和他同居的秘书南希说，“你不觉得你喝够了吗，皮特？”他微笑着，拍拍她。

“我们的总统在讲话呢。你要表示出某种敬意来。”他转过身看着电视上的那个形象。“你这个狗崽子。”他向屏幕叫道。“这是我的国家，中央情报局是不会随你糟践的。我们要制住你。查利，这事你可以用你的屁股打赌。”

第二章

保罗·埃利森说，“我会需要你给我很多帮助，老朋友。”

“你会得到的，”斯坦顿·罗杰斯平静地回答。

他们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旁，身后是美国国旗。他们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办公室里会面，埃利森总统感到挺不自在。

如果斯坦顿没犯下那个错误，保罗·埃利森想，坐在这张办公桌旁的就会是他而不是我了。

好象猜透了他在想什么似的，斯坦顿·罗杰斯说，“坦率地说，你被任命当总统那天，我嫉妒极了，保罗。那是我的梦想，而你赢得了它。但你知道吗？我终于开始意识到了，如果我不能坐在那把椅子上，除去你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使我想要他坐在那儿了。那把交椅你坐是很合适的。”

保罗·埃利森向他的朋友微笑着说，“说真的，斯坦，这个房间确把我吓坏了。我感到有华盛顿、林肯和杰弗逊的幽灵。”

“我们还有一些总统，他们——”

“我知道。但我们必须去争取与之相等的是那些伟大的